

第二十五课 祖师降生与毁谤风波

〔财旺诺布 1-10 岁（1698-1707·戊寅土虎年） | 地点：貢覺三岩縣〕

今天是第五堂课了，我们继续往下说。在仁珍才旺诺布出生的那一段期间，整个地区战争非常频繁，各方势力也非常紧张。虽然还不到兵荒马乱，但政局非常不稳固，大大小小的战役频繁而出，各方势力蠢蠢欲动、互相斗争。

在仁珍才旺诺布出生到大约五六岁、七八岁之间，除了上次讲的拉藏汗势力崛起、最终统治的经过，另一方面，也正是六世观音尊者人生跌宕起伏最大的一个时刻。祂先是被前世（五世观音尊者）的弟子、摄政王第巴·桑结嘉措扶持起来。祂在1698年受戒剃度。

据说祂在班禅大师面前受完戒后，就把自己的戒律又供养还给了班禅大师——当然这没有根据，只是有这样一个说法。意思是，祂固然尊敬自己的上师，但祂自己另有一番想法；所以得到戒律之后，又把戒律供养还给班禅大师，说祂想照自己的方式去做。祂这个做法，在当时对祂的弟子、摄政王桑结嘉措来讲，是蛮大的一个伤害。

但也有可能，仓央嘉措大师自己早就知道这个格局的变化无法改变，所以刻意做出这样的举动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因为当时和硕特汗国的拉藏汗，企图与野心本来就很大，而祂跟西藏摄政王桑结嘉措两人关系又非常不和。再加上准噶尔那边的各方势力，其实都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。

当时整个西藏其实岌岌可危。而那时清朝的康熙皇帝，对西藏地区也有祂自己的打算。所以，如果当时的六世观音尊者仓央嘉措大师，以一种非常正式、非常符合大家期待的方式上位，祂有没有办法真正去利益众生？

还是只会成为政治下的牺牲品？以当时的政局来看，确实有可能——不管祂做得好、做得不好，都没用。而且当时的势力对比，摄政王桑结嘉措在佛学等许多方面做得非常好，但对政治角力的斗争确实不擅长。

很多学者的研究里对桑结嘉措有很多赞扬，但赞扬的都是他对佛教的贡献、对文学佛学等文化方面的成就；在当时的政治角力下，他确实是各方势力中最弱势的一位。所以在当时的整个情况里，他属于比较被动的。他当然也想拉拢、想做一些改变，但历史上看得出来，他很多策略都没有成功：包括他想拉拢准噶尔、拉拢策妄阿拉布坦，都不成功——虽然他册封了策妄阿拉布坦「浑台吉」的地位，但策妄阿拉布坦其实也不太理他；跟拉藏汗的矛盾也没有化解；跟清朝康熙皇帝之间的关系也不很清静。

所以整体这样下来，就有可能仓央嘉措大师自己已经看清了。很多人认为他其实是一位伟大的成就者，他的这些行为是一种「疯癫瑜伽」的做法。很多人认为他有神通，包括他所写的仓央嘉措情歌，看似情歌，里面却蕴含了非常多对未来的预言。

如果他真是一位有神通的成就者——一方面，六世观音尊者本身出自传统的宁玛派家族，所以他对格鲁派戒律那部分是不是不那么注重，这个不知道。但如果他是一位真正有神通的成就者，又知道未来的时局变化，那他一定会做一些改变的举动，而这改变的动机一定是为了利益众生。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更好地利益到更多众生？

利益众生的方式本来就有各式各样：佛菩萨为了利益众生，可以舍弃自己的名声、子嗣、乃至生命。我们看藏传佛教很多历史，好像很多高僧大德身居高位、高高在上像国王像王子，但实际上，这也是利益众生的一种方便形式。对一位登地菩萨来讲，在他的境界里，皇宫贵族与平民百姓都是平等的，都只是利益众生的工具，他内心其实不会有什么执着。

所以历史上也有很多人，前半生戒律严谨、形象清静，下半生却突然变成疯癫瑜伽士，到处游走。同样，仁珍才旺诺布的传记里，也有一段时间他跑去当疯癫瑜伽士，在尼泊尔、印度那边——这是后面的故事。还有像近代的顶果钦哲法王，他也是受空行母授记之后就不穿衣服了，有点类似疯癫瑜伽的形式，反正永远不穿衣服。

大家觉得不好看，希望他能穿一点，他就说：你们再逼我穿衣服，我就全身脱光。仓央嘉措大师的其他一些秘传里有更详细的记载：他后来好像变成了一个没落的贵族，实际上是利用政局变化的时机，换了别的身份，在不同地方利益众生。现在在蒙古地区就有仓央嘉措大师的事迹，不过用的不是仓央嘉措、不是六世观音尊者的名号，人们给他取了别的称号。

也有一些学者认为，仓央嘉措后来去蒙古传法，正好圆满了他前世的一个心愿——好像五世观音尊者的时候，曾答应蒙古的王公贵族说要去蒙古传法。所以会不会是为了圆满这个菩提心的愿、满足那边的信众，他借由政坛格局的变化，到蒙古地区度化有缘众生？这也是有可能的。

总之，在仁珍才旺诺布小时候的这段时期，正是六世观音尊者从上任到被废黜、再到他前世的弟子桑结嘉措大师被拉藏汗杀害的这样一段历史变故。当时拉藏汗跟清朝康熙皇帝关系变得紧密之后，在1705年，拉藏汗带着和硕特的军队进攻拉萨，将摄政王桑结嘉措杀害。并且他对仓央嘉措大师表现出种种不好的作为。

虽然仓央嘉措自己有舍戒、卸除地位的举动，但还是得不到拉藏汗的信任，拉藏汗对他仍有忌惮。所以隔年、1706年，拉藏汗向清朝皇帝上书，宣称仓央嘉措是假的六世观音尊者，要求废黜、另寻真正的转世。然后他以清朝皇帝要接见仓央嘉措为名义，把仓央嘉措绑起来押往北京。

这一路上，受到了哲蚌寺喇嘛和信众们的抵抗。僧众们看到自己的上师、自己信仰的对象被军队押送，非常难过痛苦，于是所有信众全部出动去跟军队对抗，最终把仓央嘉措大师拦了下来。但这时拉藏汗出动军队去攻打哲蚌寺。

仓央嘉措大师不想生灵涂炭，害怕哲蚌寺和所有信众有生命危险，所以主动要求被俘虏押送，来换取这些信众的生存。从这里就看得出来，仓央嘉措大师真的是一位有菩提心大愿的成就者。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实际上他要逃跑也是可以的——那么多信众愿意为他赴汤蹈火、不顾性命，他这时候跑，没有人会责怪他，这也是大家的希望。

但祂自己舍不得这些信众，不想有人为此牺牲，所以牺牲自己来换取众人的性命，这是一颗真正的菩萨心。至于这一途中，不同史料记载不一：有的说祂在经过青海时生病圆寂了；有的说祂在途中被以谋乱之名杀害、尸体抛弃野外；还有别的说法是在其他地方被谋杀。但六世的秘传及其他一些历史记载说，祂到青海附近时，舍弃了六世观音尊者的地位——政治上的地位与活佛宗教上的地位全部舍弃，要以一个普通僧人的形象去流浪。

当时押送的钦差放走了仓央嘉措大师，但祂也怕被降罪，所以才对外说祂途中生病圆寂、或已弃尸荒野等等，用这些说法来交代此事。此后，六世仓央嘉措去了很多地方流浪、朝圣。据说祂去过尼泊尔、印度，也去过康区、安多、甘肃，一直到后来的蒙古，很多地方都有祂的踪迹。

后来不管是格鲁派有名的章嘉活佛，还是现代有名的多识仁波切等，还有其他研究者，大家都认同祂其实没有像传说那样死于非命，而是换了另一个身份。到蒙古后，甚至被当地的蒙古信徒安排以蒙古王子、或某位蒙古贵族公子的身份，换了这样一个身份，躲过了后来的追杀与调查，安稳地在蒙古地区一直弘法到圆寂。所以看六世仓央嘉措当时的历史背景，就知道那时整个社会非常混乱，到处都有斗争、军队抗争与战争。

所以，仁珍才旺诺布在这个时期出生，也正符合莲师及其他伏藏师预言里所讲——在五浊恶世、战争纷起的时期降生，这是非常殊胜的。祖师在这个时期降生，一方面意味着什么？祂是来阻止这些斗争、来解救这个时期受苦的众生，要将祂们安置在平安与解脱的道上。

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佛行事业。从过去到现在，我没看过第二个像仁珍才旺诺布这样、凭一己之力去调和、去阻止整个时代悲剧的伟大人物——真的没看过，除了仁珍才旺诺布。上一堂课讲过，仁珍才旺诺布虽然从出生前就有贝玛诺布大师口谕认证，但从小却受到很多非议，没有像其他转世活佛那样从小得到很好的待遇与照顾、受到大家推崇。

关于原因，宝上师自己的研究认为，最主要还是跟一位伏藏大师有关。上一堂课我把这个名字说错了——不是我上次讲的那个，而是叫秋川多吉。这是另外一位伏藏大师。

在蒋贡康楚仁波切所集的一百零八位伏藏大师传记里，就有这一位；祂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大成就者。祂自己留下来的伏藏法并不多，《大宝伏藏》里也有一点点祂的法，像有一个消除斗争毁谤的修法，还有观音菩萨的修法等，这类伏藏法看得到。

但总的来说，能查到祂留下来的法并不多。若单从留下的法门与作品看，祂好像是一位非常小、名不见经传的伏藏师。但实际上，祂在一百零八位伏藏师里，排行很高，跟希拉努、热那林巴这些大伏藏大师并列。

而且在仁珍才旺诺布那个时代，秋川多吉大师威望、名气、影响力都极大，主要活跃的地方就在白玉地区一带，刚好也是祖师出生的那个区块。所以在当时那整个区域，祂有相当的影响力。所以，当年贝玛诺布大师预言了转世、也就是预言仁珍才旺诺布出生之后，这位伏藏大师当时的批判，其实一方面是对藏传佛教长期以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做的批评。

因为当时有一些贵族，为了维持自己的贵族地位或社会上的各种优势与福利，刻意让家族中的小孩也被认证为转世活佛，然后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。这一点，仁珍才旺诺布自己的描述里也提到过。在祖师的传记和全集里，像我们早期课上讲过的，有很多祂对当时时代这些事情的批判。

这里有一段话是：「在这浊世，那些心不清净、被邪见黑暗完全遮蔽的人，对已经成为量士夫的圣者善知识、以及如法的修行者，极其轻视、毁谤、攻击；而对任何行不善、邪恶之事的人物，不论高低，反而视为圣者。真正的转世化现出来了，祂们的示现反被众人当成是假的。在这认假为真、认真为假的整个时代，整个社会风气就是这样，这种偏执错误的习气蔓延到了所有地方。

」当时贝玛诺布大师自己家族里有一位桑结，祂对仁珍才旺诺布是贝玛诺布的转世很有信心、也很认可。而贝玛德钦林巴大师本人，是大家公认的大成就者、是

毗卢遮那大师真实的化身，这没有争议；而且祂是在这孩子都还没入胎、还没出生的前几年，就已经预言好的。所以你要说这是一场操作，那是很难的。

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会不会真的生出这样一个孩子、会不会在这几年内出生、生出来的好不好、是不是个小男孩——这没办法刻意准备。所以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当时预言时自己也说了：这毫无疑问，一定是贝玛诺布的化身；我心里除了确信祂是这样一个化身以外，没有其他疑虑。并且，在仁珍才旺诺布出生后为祂做灌顶时，贝玛德钦林巴大师也特别说了这样的内容，相信祂就是贝玛诺布的转世，并把法帽戴在仁珍才旺诺布头上，给予祂灌顶。

这种行为也是对祂的一种认可与重视。但秋川多吉大师当时名望太高。所以祂对仁珍才旺诺布的批判——我前面讲了，其实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有很多这种事，祂可能不想这种风气蔓延，才批判此事。

而另一方面，贝玛德钦林巴祂们家族本来也比较有名，贝玛德钦林巴大师本人又是成就者，家族里还有其他活佛与学者；所以祂们家里再诞生一位那么大的上师的转世时，大家难免心生怀疑：是不是又是一个贪图权力的家族，被私欲所控制，才做出这样的举动？当然，秋川多吉大师是大家公认的大成就者，祂的想法、祂的概念，我们没办法真正理解。而且后来仁珍才旺诺布长大之后，又去见过秋川多吉大师。

当秋川多吉大师见到祂之后，就当所有信众僧众直接公开宣布：祂就是贝玛诺布大师的转世，毋庸置疑，并正式认可、认证了祂。但在祖师出生的那个时候，因为秋川多吉大师这段话影响了很多，包括贝玛诺布大师自己的家族，所以有很多很多人的非议行为，以及这些非议的想法、传说、谣言，全部纷飞四起。所以在仁珍才旺诺布流浪的传记《悲叹诗歌瓔珞》（即前课所述之流浪诗歌传记）里，祂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的这些情况。

里面提到：「世人议论是非多，或云成就莲花尊，化身此地不降世。或云上师近哲阿贡，凡子不得身。或云父母交造作，非为化身诈作。」

或云父前僧众彼等，教导随意言。或云重视化身世，如是明了诡妄。或云容顿诸辈，何大何强？

化身扰。总之无知化身虚名，业力招众人轻。」就因为秋川多吉大师这个批评，当时很多人开始议论纷纷。

第一种说法是——这里「成就莲花尊」就是指大成就者贝玛诺布——那么伟大的一位成就者，怎么可能降临在这种地方？祖师出生的那个地方，大家觉得很偏僻，之前也没有成就者在那里降世过；那地方的人也不受重视、被人看不起。所以大家觉得，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是大成就者降世的地方？

大成就者应该降在更有名的圣地、或有名的寺庙附近才对。大家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。第二种「或云上师近哲阿贡凡子不得身」——这里的「上师」指贝玛德钦林巴大师，是说他有私欲，为了家族的名声、威望或权利，才刻意说自己家里的小孩是转世活佛。

他们又觉得仁珍才旺诺布的父亲实在不像样：虽是个虔诚的人，但当时他就是个土匪、是黑社会里混的一个老大，各方面都不像能当转世活佛的父亲。所以一方面，大家觉得你家里已经有那么多转世出生了，你是不是贪图家族兴旺？另一方面又觉得，父亲这一系的行为背景都很不好，菩萨不应该降临在这样的地方。

后面慢慢又有传说，说「父母交造作，非为化身诈作」。就是说，有些转世活佛可能不是真正的转世，但为了让祂看起来像，在出生或很小的阶段，就不断用各种方法教祂讲话做事：不断逼祂去拿法器、逼祂念一些佛经偈颂，或逼祂讲「我是佛、我是菩萨、我是谁」。会有人这样提，代表那个时代应该发生过这样的事，否则大家也不会想到这样说。

「或云熟父前僧众，彼等教导随意言」——就是说，是不是祂父系那边、贝玛德钦林巴大师，让信众里的那些喇嘛私底下偷教仁珍才旺诺布讲这些话，怂恿祂到时候说「我是谁、我是什么成就者、我是什么佛」，再背一些偈颂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：就算你是化身、确定是转世活佛，你也不是什么厉害的转世活佛。因为祂的传记后面提到，祂能看到很多诸佛菩萨、也能看到很多鬼神，这类事迹非常多；但祖

师把这些讲出来，大众也不信服，反而认为：就算你是转世活佛，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也是假的，你一定是骗人的。

「或云顿诸辈，何大何强化身」——就是说，祂这个家族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，有什么能力、何德何能去承担那么大一个转世活佛的名号。所以仁珍才旺诺布很无奈地讲：祂自己这一世出生很低劣，因为业力的关系有了这样一个转世活佛的身份，又因为业力的关系遭到众人耻笑、轻视——没有因为是转世活佛而被恭敬，反而受到更多的凌辱、批判与伤害。「久处相似道友句，一身习气善良聚，化身不需再言云……」总之祂后面也讲到：跟祂长期相处的人，会发现祂的很多行为与说法都是与生俱来、是过去生的习气自然显现的，而不是有谁去造作教导的。

但这种事，也只有相信祂的人、以及在祂身边生活的这些道友才知道。后面祂虽然示现了很多神通，包括在石头上踩下脚印、辨认出前世的東西等，但大部分人还是不相信祂是真正的转世活佛，或不相信祂是贝玛诺布大师的转世。这在当时，对仁珍才旺诺布和祂的家庭是很大的一个伤害。

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，再继续讲。总之，仁珍才旺诺布小时候有一个不太好的童年——说不上悲惨，但确实非常辛苦。不管是蒋扬钦哲旺波所写的传记，还是祂弟子所写、祂自己所述的传记里，都提到、都承认：祂一出生就能表达语言、就能讲话。

在仁珍才旺诺布自称前世的传记《掌中莲花喜悦莲花》里提到：祂出生三个月就能表述语言、能讲话，七岁就能流畅自如地问答；三岁以上开始，就常有空行护法守护的征兆，而且是很多人都能看到的，并唤醒了很多前世的习气。而在祖师的大传里则提到：出生仅三个月，就能造词句、流畅说出一些词句。在蒋扬钦哲旺波所写的主传里也提到：三个月大就说话，七个月大就能毫无障碍地问答，并有空行母与护法直接显现来护持。

祖师还自然地大众宣称：「我就是虚空藏大师，我的修行圣地在热克地区。」或回答说：「我就是贝玛诺布，我就是大成就者贝玛诺布。」如无畏的狮子般发出这样的宣言。

而有一些伏藏大师也认为，仁珍才旺诺布大师与贝玛诺布大师是二者合一、无二无别的化身，并预言祂会成为无与伦比的大师。传记里提到，仁珍才旺诺布满周岁的时候，前世贝玛诺布大师的一位弟子喇嘛来了。这位喇嘛带着贝玛诺布在世时自己使用的一个法本——是关于上师报身佛、经常修的一个修法仪轨。

祖师当时才一岁，看到这个法本，就伸手要跟老喇嘛要。对老喇嘛来讲，这是自己根本上师生前留给祂的一件最重要的信物，祂很小心地藏著，所以没给祖师，把祂收走了。仁珍才旺诺布看到僧人这个举动，非常难过、哭了出来，告诉祂：「这是我的书啊。」

」说着说着，这老喇嘛自己也突然想起根本上师在世时的种种行为与话语，忍不住泪流满面，对眼前这个小孩子升起了极大的信心。于是祂把法本交给了仁珍才旺诺布。祖师拿着法本，想起前世的种种点滴，开始讲述自己以前住的地方在哪里、那边的情况是怎样、有什么山什么水、什么景色、什么特征，都明白无误地讲了出来，让在场众人都非常相信，都认定祂真的就是贝玛诺布的转世。

就是说，如果祂是被操控、被刻意要求「你要讲你是谁转世、你会什么、你知道什么」，那对一个一岁的小孩来讲，能背出来、念出来已经不错了。但祖师那种让人动容的情感、那种行为，以及对周遭人的影响，是没办法刻意模仿或欺骗的。一个小孩再怎么装，也骗不过眼前这些大人；大家都看得出来，祂是由衷而发地讲述这些事情。

所以在场每一个人都非常感动。后面祖师慢慢长大，很多事迹就开始产生。比如蒋扬钦哲旺波所作的传记里提到，在那之后的期间里，祂多次见到莲花生大师的面容，能很清晰地说出上一世那些上师和认识的人的名字，能为他人灌顶、能讲法、能自主地修持禅定，还能取出殊胜的伏藏品、在圣地开启伏藏等超越常人的行为。

但对祂来讲，这只是一种非常简单、自然的「游戏」，祂就像玩游戏一样做出这些举动。这让所有有智慧、明理的人都能明确地知道，不由自主地对这个小孩子生起

尊敬。蒋扬钦哲旺波的传记里还提到，祂从小就具有了知他人心念的他心通，并能自然进入乐、明、无分别的状态，长时间维持这样的禅定。

所以周围的人光看祂这些行为，也能无误地确认祂就是一位真实的转世。在仁珍才旺诺布自己的自述传里也提到，祂说：祂非常多次见到前世成就的部主莲花生大师；在没有人教导的情况下，能念诵自己前世那些传承上师的名号，能自己做皈依、自己拜佛；有时唱诵空行母的道歌，有时为人灌顶、为他人结缘，依照过去身为圣者的习气而自然行持。自己前世乃至更多世以前的记忆，如同梦境一般在心中反复回忆起来，所以祂能回忆起过去非常多世、不同时代的事迹。

所以像我们早期几堂课讲的、祂身为某某某的转世、曾当过什么样的大师，这些也都是仁珍才旺诺布自己记忆里自然涌现的，而不是刻意去做、或去查什么书才讲的，是自然而然从内心回忆起的事迹。而祂心通等许多前世获得的神通，也都能自然显现。另外，在仁珍才旺诺布讲述自身影像的一部密传《造作本初·本初未造作之狂语》里提到：因为祂前世曾获得喜金刚的灌顶并修持，得到了吉祥的征兆，对生圆次第的修法有很不错的理解与证悟，对胜乐金刚的法门也有很好的经验；而白文殊、红度母、白色不动佛等，也都是祂前世修持所皈依的本尊。

所以这一世，祂自然而然就能亲见这些佛菩萨在眼前呈现；护持佛教的诸大护法——不管是六臂玛哈嘎拉，还是班杰佛母的「一髻佛母」、丹坚护法等——都自然示现眼前，对祂表现出极为亲近的态度。仁珍才旺诺布也没有因此有任何骄傲自满，祂只说：这就是前世的因果、就是因果业报。我们都知道，做不好的事、造恶业，这一世一定有相应的果；同样，我们前世若在修持佛法、利益众生上很精进努力，这一世也一定有善业的果报。

所以想看恶业的果报，看我们这些俗人的种种痛苦就知道了。「欲知前世因，当看今世果。」同样，想看过去造了什么善因善念，就看这些转世活佛——祂们这一世出生时有多少瑞相、多少不凡的经历。

我们不要把转世活佛小时候的这些征兆当成「天赋异禀」，这是不对的。佛教从来不承认天命说，转世活佛也不是天命之人、天选之人；祂们同样是在因果业力

的规范之下、正确而行的圣者与修行人。因为祂们前世相信因果、了知轮回无常，把整个人生都放在了修持佛法、行善业上，所以这一世才能看到这些佛菩萨、护法的护持，出生时才出现各种奇异瑞兆。

同样，我们看佛陀的本生传、《贤愚经》《百业经》等，也有非常多类似的故事：过去世见到佛陀、在佛前供养食物或进献供品，往生后就转世成手拿黄金、或身穿华服，或一出生就聪明伶俐、长得如天女天子一般——这类因果故事非常多。所以，转世活佛小时候这些神奇事迹，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看待。我们这一世虽然没有像这些转世活佛那么多殊胜征兆，但我们这一次努力修行、努力实践佛法，就算这一次没办法得到解脱，下一次也会像转世活佛那般，以吉祥的征兆降生，有更多机缘得到诸佛菩萨与高僧大德的关怀，在下一世得到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。

因此，我们修行的每一部分、每一天做的功课，祂的意义就是对未来的一个投资，可以这么讲。每一个实修的修行人，在未来世都会如同转世活佛一般。所以仁珍才旺诺布才特别这样提——祂深知这是因果业力的作用，不会因为有这样的机遇就心生嫉妒傲慢、轻视他人，觉得自己是天子一般，这种想法祂不会有。

然而，虽然祂有那么多殊胜征兆，在外面受到的毁谤批判还是很多。因此也有人为祖师打抱不平，像当时有一位高层官员，祂手下有个喇嘛名叫贡桑。这位更上喇嘛对仁珍才旺诺布很有信心，觉得必须消除那些批判者的邪见——祂觉得那些批判的人很没福报：一位那么殊胜的大成就者降世了，祂们没福报去接触，反而为自己累积了严重的恶业，实在可怜。

为了消除这种情况，更上喇嘛去找了当时有名的两位大师——敏珠林大师和热吉大师，向祂们求取了授记的书信。这两位大师给予了毫无错谬的授记，赞扬仁珍才旺诺布是真正的转世活佛、是真正的贝玛诺布大师的转世。这封书信后来公开之后，消除了很多疑虑、也消除了很多障碍。

所以这位官员为自己、也为这个传承、为仁珍才旺诺布做了一件非常大的善行；虽然祖师本人可能觉得无所谓，但祂以自己的正义感做了这样的澄清。仁珍才旺诺布自己也讲，除了这些，祂还能见到很多奇异的真相：有时直接见到空行母给

予加持，有时见到一些天神，还有一些鬼怪、非人等，来跟他对话、接触。传记里提到，有一天他和几个家族里的小朋友在外面玩耍。

玩到一半，突然出现一位穿白衣的少年，神采奕奕、充满智慧，披散着头发，手上拿着一个盛满甘露的黄金宝瓶。他为仁珍才旺诺布和祖师的这些玩伴，一起给予了灌顶。这位到底是谁的化现没有说，有可能是莲师，也有可能是观音菩萨。

另外有一次，祖师在山那边做一些修行时，看到了一些伏藏师的伏藏品。从那时起，在小孩们的游戏当中，常有一些奇异的发现。有一次，在被砍伐的树枝里剥开一看，非常奇异的事情发生了：里面端坐着五大伏藏大师，包括尼巴大师、热那林巴大师、列绕朗巴等，端坐在那儿，身相非常清楚地显现。

但这种显现，既不是以肉眼呈现的实景，也不是空中所现的一种幻影。祖师说，当时看到这样的景象，内心非常清楚明了；但再去观察，又感觉象是修生起次第时那种清楚的显现。当时他还没有刻意去修持这些，所以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奇特的经验。

他认为，这应该是这些传承伏藏大师给予祖师的加持。尤其在蒋扬钦哲旺波的传记里提到多次见到莲花生大师；而在《三谷妙药》里讲得比较明确：在这个时期，有将近一整年的时间，仁珍才旺诺布眼前都能看到非常清楚、像真实一样的莲花生大师。他见到的这个形象跟一般的稍有不同：一样是左手拿着嘎巴拉、上有长寿宝瓶，臂弯夹着卡杖嘎（三叉杖），右手拿着金刚杵；但右手拿金刚杵的方式不太一样。

以往是举起来的期克印，而他当时见到的莲花生大师，右手是放下来的、垂放在右脚膝盖上，手指抵在莲花座上——这叫触地印。就像释迦牟尼佛、不动佛那样，右手直直放下、中指指尖触碰莲花座。这样一个以触地印持金刚杵的莲花生大师，祖师说他整整一年，每天见到的都是这样的示现。

但他也说了，这种「见到」并不是肉眼所见的对境，而更偏向于从自己内心当中显现出来的景象。所以这样的景象只有他自己看得到，周围其他人看不到。之后，从五岁开始，仁珍才旺诺布开始了学习。

传记里提到，刚满五岁时，他们去到札玛寺（或作红崖寺）——离他出生地不远，是附近一座有名的宁玛派寺庙，现在还在白玉那个地方，是一座修莲师的小寺庙。他去那寺庙朝圣时，在当地遇到了很多当时有名的伏藏大师和成就者。其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、被称为桑杰林巴大师转世的贡桑喇嘛，是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的另一位根本上师。

跟他短暂会面时，这位大师很高兴地把仁珍才旺诺布放在自己膝盖上，喂给祖师吃东西——自己吃一口，再喂祖师吃一口，用这种方式。当时仁珍才旺诺布非常感动。他说：不论我到底是不是这位大师心目中所认定的成就者的转世——他当时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、说不上是自卑的心情，因为他自己也没觉得自己是什么大成就者的转世——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不论我是不是贝玛诺布的转世，他对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小孩子，却表达了那么深切的亲切与温柔，这让祖师感到非常温暖。

他确信这位更上大师是以加持力给予了他加持，他心里有那种舒服、温暖的感受。后来在那个地方，更上大师送了一幅莲花生大师的唐卡。祖师看到这幅唐卡后，就开始回忆起很多前世的事情，两人便很热络地交谈起来，就像两个老人家在讲上一代的事一样，谈得非常投机。

就在那样的情形下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——想起了光明金刚的一些修持。这个光明金刚的窍诀，据仁珍才旺诺布自己的叙述：是他过去世当中，得到普光如来的加持、以及大圆满祖师极喜金刚的教导，在净相中给予的一个非常秘密的教导。于是他很努力地修持、秘密地行持。

之后他开始学习阅读，很快就掌握了；对当时的一些文字书法的书写，他也只花了一点时间，在六岁的时候就毫无障碍地通达了。仁珍才旺诺布讲述自身前世的传记里提到：当时贝玛诺布大师家族里的人——算是贝玛诺布大师自己的侄子这些人——对仁珍才旺诺布还是抱着怀疑态度。所以他们想来欺负、或说试探祖师：把贝玛诺布大师生前的很多遗物，跟很多不同的物品交错混在一起，放在仁珍才旺诺布面前来测试他。

因为祂们想：如果祂能辨识前世的东西，也许是家人串通的、也许是家族的人事先给祂做过训练，所以才辨认得出。那我们现在拿的是贝玛诺布大师其他的遗物——别人没见过、也没多少人知道的，不是那种长期以来常拿来给人辨识的法本、法器、佛珠等，而是祂生活中的一些用品、其他的一些资具，只有祂们家族人知道——拿这些来测试祖师。但祖师还是一样，没有任何错误、也不加任何思考，直接把当中所有关于贝玛诺布大师前世使用的器具，一件一件全部挑了出来。

可是这些前世的亲戚，没有因为祖师这个表现而高兴、或者承认「你就是」，反而生起了恶念。祂们觉得：本来是我要刁难你的，结果你居然没让我刁难成功，全部答对，让我们下不了台、没面子、羞愧。所以祂们悻悻地离开，之后也没有对仁珍才旺诺布表达任何和善、尊敬的举动，也没有任何供养。

所以祖师并没有得到上一世这些亲戚家族的认可。直到后来仁珍才旺诺布长大、有了名气，越来越多的大成就者认可了祂，包括之前批评祂的秋川多吉大师也公开承认之后，贝玛诺布大师的这些家族人才又回来找仁珍才旺诺布，才对祂表示尊敬、清净。所以说，不管是修持佛法还是行佛行事业，只要我们走的是正确的道路、做的是如法的、能让根本上师欢喜的，那么无论周围的人怎么批判、怎么阻挡，我们都要怀着极大的信心与勇气去做。

不能因为别人的阻碍、障碍或批评，就自我怀疑，就怀疑上师、怀疑佛法，这是不对的。很多这种质疑，在灌顶皈依之前可以观察，但在灌顶皈依之后一定要坚持。这当然不是说要否认自己的抉择，而是——人生很短，真的非常短，我们不知道死亡无常哪一天会来，没有那么多时间放在怀疑与抉择上。

所以一旦我们已经在根本上师面前获得灌顶、受持三昧耶戒，做了这样的仪式、这样的承诺、这样一种与具德上师的联系，就代表着我们要抛下这些反复的抉择，一心一意地相信、把自己托付给根本上师。这才是真正的依止根本上师。上师的职责，就是在我们具足无伪无误的信心之下，让我们以最快的方式、最短的捷径快速解脱——这是双方要配合的。

我们知道宝上师是无畏的大成就者，祂给予的教导与实修教言非常精深。所以我们只要一心一意照着做，不要有任何疑虑、拖延、放弃、消极，就能以最快的速度达成目标，这就是成佛最快的捷径。想在这之外另找更快的捷径，只会越找越远、越花越多时间、越浪费人生——到最后人生浪费了、修行也浪费了，得不偿失。

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。